

孟子集註

再刺

三



			四九四二	漢書門類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六	四九四二		漢書
二〇	一〇		
架	冊	號	類

四十四号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4942
冊數	10 (9)
函號	276 4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堯章文章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孟子 離婁上 卷四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

必有關係。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大詩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聖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所以為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於衆謂貽患於下也播惡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故曰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與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蹶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猶沓沓也沓徒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意○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
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大詩。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國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承見前篇○亦○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麗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弟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自取之者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叢。

鷖者。鷖也。為湯武。鷖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鷖

與驅同。獺音闕。爵與雀同。鷖諸延反。○淵深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鷖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鷖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

雅。柔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

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下。愚之不移也。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爾通古字通用

○親長在入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

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

其上的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

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

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

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

而無偽人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之當然也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辨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也。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

亦當從權以援之。不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

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

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閒。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

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大也。事親為大，事親為大也。

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入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入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事親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為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國無不洽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以此責之。曰：克有罪。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餽博。昌悅反。徒但也。餽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智之實知
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斯二者是也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
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
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
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
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
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
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
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天
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
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
所難也為入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
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
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
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丁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

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亦杠音江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

梁則民不患於徒涉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

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

者衆豈能悉以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象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為為之
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
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孟子曰人有不
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也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
以有為無所不為○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者安能有為邪○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為此亦有○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
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
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
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
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
不合於義而不信
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
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
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
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
誠必信不使少○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苟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

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

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明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實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
晉之乘
楚之檇杙
魯之春秋
一

也
乘去聲
檇音逃
杙音兀
○乘義未詳
趙氏
以爲興於田賦
乘馬之事
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
事而名之也
檇杙惡獸名
古者因以爲
凶人之號
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春秋者記事

者必表
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
故錯舉以爲所
記之名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
掌記時事
其

三者皆其所記
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
冊書之名也

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
五霸
盛史
史官也
竊取者謙辭也
公羊傳作其辭

則丘有罪焉爾
意亦如此
蓋言斷之在已
所謂筆則筆
削則削
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尹

氏曰
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
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
法
○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
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
楊氏曰四世而絕服

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
斬絕也大約君子
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
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
李氏以

爲方言是也
人謂子思之徒也
自孔子卒至
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

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
故孟子言予
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

存猶有能傳其學者
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
入而私竊以善其身
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
而以是終之
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

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庖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也。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而勉人以自新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下之性。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而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

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

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

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

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

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

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

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

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

矣。○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

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

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泄其禁令。序其

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

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

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

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禮存心。言以是存心。以禮存心。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自反而忠矣。其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見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嗣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

之急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

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

也之憂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鄉鄰有鬪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

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戾，戾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也。父責善而不相遇也。所逐，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也。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

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

夫事會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丟之意如此。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矚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

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孟子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
 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
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
 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
 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于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矣。則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弝朕。一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
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土塗廩。瞽瞍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
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
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瑀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
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
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曰。然則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罔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

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

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
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下以公義廢私恩，
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
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

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潮音

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

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

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

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

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

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但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竟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遇止

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

也音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以臣堯

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幸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

孟子 卷五 八
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中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成丘蒙之說也。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非一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之私。有故也。
與之。萬章問而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十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命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

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

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

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匹夫而有天下者德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天子薦之者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

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

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

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义○此承上文言伊尹

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

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

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復此

言周公所以不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天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

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

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

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

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

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天之生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謂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中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

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思天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

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

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孟子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

得而子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之意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

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隼○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

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

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

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孟子

卷五

十四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子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音食

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命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孟子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
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
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
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汗其賢又如
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
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
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
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
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
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
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
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
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
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
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
惠不差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
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而思而至焉者也。孔子曰：『和者，所謂聖者。』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不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下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中，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鏜鏜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智，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

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

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

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

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

和元氣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

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八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百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力勤者為
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
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
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
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
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
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
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
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非惟百乘
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
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
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

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臚。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讒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二字。讒。怨也。言殺一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入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入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入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下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可知。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知是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
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
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
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有見行可之
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
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
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
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
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
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 ○孟子曰
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
行道而亦有貧親老或道
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
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
薄蓋仕不為道
已非出處之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其所居但當如此
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
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
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
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
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孔子嘗為
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

上聲。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位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所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

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

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也。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祿有

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命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曰敢問國君欲養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萬章曰。庶人名。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名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

禮之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名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名與。亟。乘皆去

聲。名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名之意。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卷五 二十八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名之是

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

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萬章曰孔子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與平聲○孔子君以其官名名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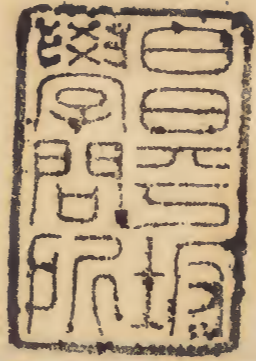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

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於此也。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新

定政司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ing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